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庭长夫人 (四)



[西班牙] 克拉林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庭长夫人(四)

(西班牙) 劳拉·林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庭长夫人(四)

(西班牙)克拉林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簡介



克拉林(1852—1901),原名莱奥波尔多·阿拉斯,1852年4月25日生于萨莫拉,祖籍是西班牙奥维多。1869年,他进入奥维多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校期间,曾参加旨在推翻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的革命,并成为共和主义者。1871年进入马德里中央大学,1878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名人,其中就有被称为西

班牙“巴尔扎克”的贝尼托·佩莱斯·加尔杜斯。同时，他为《视唱》杂志写文章，并首次使用“克拉林”(号角)这个笔名。他在杂志上撰文宣扬共和主义，反对封建王朝复辟，因此触怒了当局，尽管他在为获得萨拉曼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考试中成绩优异，但仍然未被录用。1883年他回到奥维多大学，担任该校罗马法教授。同年他开始创作《庭长夫人》，小说于1884年完稿，1885年出版。1891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他的独生子》，通过书中人物的悲惨遭遇，鞭挞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的保守势力。

克拉林也是西班牙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再见，小羊羔！》是他的短篇小说中最有名的一篇，叙述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为了还债，不得不出卖心爱的名叫“小羊羔”的母牛的故事，充满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庭长夫人》是克拉林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安娜的爱情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荒淫、官僚政客们的堕落和宗教神职人员的虚伪，并对十九世纪中叶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和习俗作了真实的描绘，是一部了解当时西班牙历史的生动的教科书。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1
第二十四章	24
第二十五章	49
第二十六章	76
第二十七章.....	114
第二十八章.....	157
第二十九章.....	196
第三十章.....	248

第二十三章

Tecum principium in die virtutis tuae in splendorum sanctorum, ex utero ante luciferum genui te.

这一段文字庭长夫人读后不知其意。《祈祷书》上的译文是这样的：在你掌权时，你会在圣像的光辉照耀下治理王国；在晨星升起前，你从我的腹中降生。

安娜继续读下去：

Dominus dixit ad me; Filius meus es tu ego hodie genui te Alleluia. ①

是的，是的，哈亚路利，哈亚路利②！她衷心地欢呼着。管风琴似乎也明白庭长夫人的心声，奏出了一串串欢快的音符，在昏暗的教堂里回荡，升上穹顶，似要冲破屋宇，飞上天空，让全世界都听到这欢乐的琴声。琴音的意思是这样的：

① 以上两段文字均为拉丁文。这一段的意思是：上帝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生下了你，哈亚路利。

② 意思是：“赞美上帝！”



再见吧，悲伤圣母玛利亚，明天我就要出发，航船上插满鲜花，去那遥远的哈瓦那。

突然，琴音变了，仿佛在呼叫：

我从未见过神父的家，像眼下见到的那样。

接着，又以平缓的音调演奏：

起来，马诺里约，他又随即倒下。我曾帮你脱险，眼下又大难临头，我不知能否帮你……起来，马诺里约，快起来，马诺里约！

这一切都跟一千八百七十多年前圣婴在伯利恒诞生有关，但这和管风琴又有什么相干呢？然而，它仿佛乐得发狂，失去了理智，一串串音符从锥形管子和喇叭里发出，像一颗颗小小的启明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教堂内光线暗淡。每隔一段距离有一盏煤油灯挂在柱子上。灯的四周相当明亮，但离灯稍远处，仍十分昏暗。只有各个殿堂。祭坛后面和唱经处后面有这种煤油灯。祭坛上和唱经台上的大蜡烛从远处看像点点星光。欢乐的管风琴声从一个殿堂跳到另一个殿堂，从地上飞向屋顶，像曙光一样照亮了整个教堂。这时是午夜十二时，子时弥撒开始了。

为了表达这个庄严时刻基督徒内心的欢乐，管风琴奏起了斐都斯塔的民歌和当时流行的曲调。庭长夫人充满宗教激情的心微微地颤抖着，她爱世上的一切：人类、飞禽走



兽、田野的花草和地上的小虫，以及海上的波涛……显然，宗教的道理简单易懂，宇宙万物受高踞天庭的上帝支配。上帝之子诞生，世界一片欢腾。尽管过去了这么多世纪，但爱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上帝曾降临人间，无论从现在看，还是从当年看，都是确凿无疑的。这正是万物欢腾的原因。管风琴手演奏了斐都斯塔的女人们在露天舞会上唱的民间小曲，这样做完全正确。庭长夫人将那些似微风般一吹而过的民歌的演奏看成是乐师表现出来的仁爱之举。朴实无华的民歌的演奏使世俗的情感和青春的欢乐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安娜认为，这一切都十分美好。宗教允许演奏民歌，说明它具有慈母般的爱和高雅的艺术欣赏力。

此时此刻，教堂和外部世界已完全不存在鸿沟，它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在管风琴的乐曲声中，回荡着对夏日愉快的乡村生活的怀念和水手们的欢乐，散发着百里香和忍冬的芳香和山野、海滩的气息。安娜非常兴奋，心潮起伏，虽说天已很晚，但她不想睡觉。她将脑袋枕在新建的石头祭坛上。这是她所在的礼拜堂内的主祭坛。她不再进行思考，只是在感受着什么。

一排黄色的铜栏杆将中殿和翼殿隔开。栏杆的两边是精工细作的铁制讲道台，两只展翅站立的金色老鹰身上分别放着《使徒书》和《福音书》。安娜见到祭坛左边的讲道台上出现格洛塞斯特尔的身影。他的身躯虽有点歪斜，但神



气十足；他那件用金银丝线织成的十字襟在烛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管风琴声刚一停止，副主教便开始朗读《使徒书》的第二章，这是使徒圣保罗致提多^①的一封信，并作了新的解释。这就像有人为了打断别人说的笑话，有意更换一个严肃的话题。他见听众十分专心地在听，十分得意，便有意读得很慢，还将词尾念得很重。听他朗读的语调，人们以为圣保罗的那封信就是他本人的杰作。自鸣得意的副主教刚一念完，管风琴声再次响起，所有的琴管齐鸣，欢乐的琴声再次充满教堂。这时，管风琴像当地的风笛，模仿市政府那个风笛手演奏了《特拉维亚达》^②中的祝酒歌和《吟游诗人》中那种粗犷的曲调。最后，当里帕米兰活泼的小脑袋从另一个讲道台的栅栏边出现时，管风琴便演奏起《怯弱的女人》：

现在你真称心，怯弱的女人，怯弱的女人，怯弱的女人！

站在教堂两侧的卡洛斯分子和自由党人见此情景，觉得很好笑。他们低声地在说着什么。从这两个对立派别的人的表演看，庭长夫人认为人们都希望和平。安娜真希望所有的人都在上帝面前团结起来，政治上的分歧是小事一桩，应该忘掉。

里帕米兰微笑着，费力地将他即将朗读的《路迦福音》

① 圣保罗的门徒。

② 意大利一歌剧。

放在铁鹰的翅膀上。

副主教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站在讲道台的台阶中间，他身边站着两个手持烛台的侍僧，其中一个是塞莱多尼奥。

“继续读《路迦福音》^①……”里帕米兰开始读起来。他十分困倦，读完一句，就乘机打一个阿欠。

“在那个时候……”他继续往下读。在那个时候曾颁布过一道法令，对所有的人进行户籍登记。这是非常热衷于搞统计的恺撒·奥古斯托搞的。这件事后来由叙利亚的总督西里诺完成。里帕米兰读到这里时，困倦得合上了眼睛，但不久他又醒了。接着读约瑟^②和圣母前往伯利恒时的情景。“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③

里帕米兰慢吞吞地读着，看看听众有没有听懂。当他读到牧人们夜里不睡觉在看守羊群时，堂卡耶塔诺想起自己当年非常喜欢的牧歌，这时他真的非常激动。

庭长夫人看着书，听着那质朴动人的故事，心里更加激动。圣婴啊！她现在才明白这个生于摇篮、死于十字架的伟人富有诗意一生的巨大意义。仁慈的上帝！她的心里感到甜丝丝的，继而，全身的器官也像泡在蜜糖水里一样甜美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即圣约瑟，圣母玛利亚的丈夫。

③ 《路迦福音》第二章第六节。



异常。里帕米兰这个小老头儿在讲道台上讲述耶稣的诞生,就像他亲眼看到那样生动。他说得太好了。

这时,有一部分听众显得有些不耐烦,不像刚才那么一本正经地听讲。有些站在边边角角的人还在说笑话。在祭坛后光线最暗淡的地方,有几个小青年在棋盘似的大理石地面上滚动铜币玩耍,招来了一群泼皮无赖,他们跟着滚动的钱币在后面奔跑。铜币停止滚动,他们便一齐扑倒在铜币上,推揉,践踏,扭打,就为争夺那枚没有什么价值的钱币。

“巡逻队”一来,这群无赖便东奔西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巡逻队”是由讲经师和几名侍僧组成的,由讲经师指挥。他身穿短袖法衣,披着斗篷,拿着四角帽的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几名侍僧手持蜡烛像卫士一样庄严地走在他的左右两边。他们在讲经处后面。翼殿和祭坛等地转了几圈,密切监视着流氓、无赖的破坏活动。由于教堂内光线昏暗,子时弥撒传统的诵经仪式拖的时间又长,而人们在习惯上对子时弥撒也比较随便,所以,有必要严加防范,免生意外。

然而,有些读神的行为是“巡逻队”也无法阻止的。比如,听众不按序听讲,在主祭坛和讲道台铁栏杆边站的人特别多,非常拥挤,其他一些地方人就很少,显得稀稀拉拉。在教堂里众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各个阶级、年龄和地位的人都拥在一起。奥布杜利娅·凡迪纽将自己的祈祷书放在



贝加亚纳侯爵家的厨师佩德罗的背上，而她的后颈上又可以感受到贝贝·隆萨尔呼出的热气。隆萨尔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挤，他也无法加以阻止。在奥布杜利娅·凡达纽看来，宗教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举行重大的宗教活动时，人们不分阶级、性别，聚在一起，你推我挤。至于这些活动有什么意义，她一无所知。比西塔辛也在那儿，挤在过道的人群里，脑袋夹在栏杆中间。她的旁边是巴科·贝加亚纳，他假装有人往他身上挤，拼命往他表妹埃德尔米拉身上压过去。姑娘脸红得像樱桃，眼睛盯视着祈祷书上圣约瑟的像，心里却在想她表兄的一举一动。她竭力想离开前面的铁栏杆，生怕自己会被人潮挤扁。在这昏暗的大教堂里，你推我挤的人群犹如拍击暗礁的海上波涛。正如《御旗报》中说的那样，斐都斯塔的年轻人似乎都上这儿来了。他们仿佛在梦幻中聆听管风琴的演奏声，望着微弱的烛光，推推挤挤，眉眼传情。人群中不时听到咳嗽声。奥布杜利娅喜欢逗人发笑，用华金·奥尔加斯的话来说，她爱调情。她认为，在教堂里干这种事特别有味儿。

“从这些基督徒身上可以看出他们道德太败坏了。”堂庞佩约·吉马兰想道。他还没有退烧，就和堂阿尔瓦罗、奥尔加斯、佛哈和俱乐部的其他一些成员一起用了晚餐，就到教堂里来参加子时弥撒。

是的，他是不该去教堂的。尽管他是醉了后才去那儿



的，但人在这儿，这是事实。他们让他喝一种味甜的烈酒，将他灌醉，害得他呕吐，将吃进胃里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真恶心！随后，他们又让他吃了很多东西。吃饱喝足后，他准备回家，和他吃饭的人中间，有人愿陪他回去。他们也真会跟他开玩笑，居然将他送到他多年未进的教堂里来了。他提出抗议，要走，但他们不让他走，再说，他一个人也不敢回去，外面天又这么冷。

“各位先生，”吉马兰低声对堂阿尔瓦罗和奥尔加斯说，“我要说清楚，我抗议过了，我是喝醉后被你们骗到这儿来的。”

“对，对，是这么回事儿。”

“我得说清楚，这不能算改变信仰。”

“不，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亵渎神灵。尽管我不信教，但我尊重所有的宗教。如果人们知道我跟一群酒徒来到这儿，会怎么说呢？我承认，‘公鸽’完全有权对我拳打脚踢，用鞭子抽，将我赶出教堂。”

“老兄，这我们都知道。”佛哈说，“总之，堂庞佩约承认，他在这儿就像狗一样。”

“您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我在这儿真像条狗……这儿的一切也真叫人恶心。你们听听那管风琴手在演奏什么，他也跟你们一样喝醉了，将上帝的殿堂变成了灯烛舞场，纵饮



狂欢。先生们，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是庆祝耶稣的降生，还是酒神的再世？”

“咚，咚，咚！我是将军……”

小华金·奥尔加斯一边像敲鼓一样敲打吉马兰的脑袋，一边唱道。接着，他便离开黑暗的礼拜堂，像大海捞针一般在人群中寻找奥布杜利娅。他在身材魁梧的隆萨尔和巴科家的厨师中间找到了她，随即又转身回到堂吉马兰的身边。

庭长夫人听弥撒的厅堂和俱乐部那几个人所在的厅堂只隔一排高高的栏杆。安娜听奥尔加斯在劝无神论者不要离开教堂。她只能隐隐地见到他们的人影。

“巡逻队”一过，情况就不一样了。借着晃动的黄色烛光，安娜见到了讲经师那高傲的身影和堂阿尔瓦罗匀称、优雅的身姿。堂阿尔瓦罗半睁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低着脑袋，手扶栏杆，像个虔诚的基督徒似的专注地听着弥撒。

讲经师也见到了庭长夫人和堂阿尔瓦罗。他俩只相隔一个栅栏，但相距不远。见此情景，讲经师拿四角帽的手不禁抖动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继续进行巡逻。

梅西亚没有见到讲经师，也没有见到庭长夫人，他谁也没有见到。他喝醉了，站在那儿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知道。

讲经师带着他的“巡逻队”走远了。安娜仍然在瞧着堂